

刑台*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318378)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318378>.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	No Archive Warnings Apply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殷寿/殷郊 , all殷郊 , 殷寿All
Character:	殷寿 , 殷郊 , 姬发
Additional Tags:	寿郊 , 殷氏父子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eries:	Part 4 of 如此肉体，杀之可惜
Stats:	Published: 2023-08-13 Completed: 2023-08-15 Words: 5,629 Chapters: 2/2

刑台*

by [HeartlessWoo](#)

Summary

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
All殷郊 主殷氏父子 | 寿郊
殷寿的过去，坏主人的训狗之道。

by無心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notes](#)

Chapter 1

天明了，曙光照耀在废墟之中，灰烬里交缠的躯体滚落。殷寿把殷郊像个孩子一样抱起来，亲自给他穿上寝衣，一如他亲手将他一层一层剥离，赤身裸体，拆骨吃肉。燃烧的余烬都冰冷了，单薄的布料沾染黑灰，轻飘飘地盖落在殷郊伤痕累累的身体上，遮掩那些起伏疤痕，红紫斑驳，肩上血痂——来自战场的杀机，来自他父亲的惩罚，来自仇人的掠夺。

殷郊仍恍惚且虚弱，尽管他努力咬牙怒目瞪视他的父亲，满身的恨意快要化作实质，凝成冷酷的冰霜刺向他的父亲，他的身体却不得不无力地任由他摆弄。

殷寿满意于殷郊的狼狈乖顺，他亲切地拍了拍殷郊的脸颊，抚摸他尚且光滑无痕的脖子，看着他被侍卫半抬着拖走。他站在高高的城墙之上看着殷郊一步一步走上他为他所设的刑台，看着他被放置在他为他精心准备的位置，被压倒跪地，双手被锁链拉扯着绑在粗大厚重的原木之上，动弹不得。他的囚徒，他的牢笼。现在，他们的位置一样高了。

殷寿感到自己浑身的血液在冲涌，对于即将到来的杀戮兴奋难耐，躁动不已。他口中泛起殷郊的血腥味，萦绕不绝，让他心生欢喜。他还能感觉到殷郊鲜活的血肉落在他的手里，温暖湿润，柔和曼妙。殷郊怦怦地为他跳动的心，他真想挖出来看看，握在手心，感受那蓬勃的生机一点一点消寂在他掌中，它一定比比干的心还要漂亮！这是他的儿子！他亲手创造，亲自养大的儿子！

殷郊，他是怀着殷寿所有的期待诞生的孩子。

他一出生，殷寿就把他抱在怀里。小小的婴孩，在他宽阔强壮的臂弯间，那么稚嫩，幼小，红彤彤的，流着他的血。他第一个孩子，他唯一的儿子，他血脉的延续。他需要这个儿子，只需要他。

彼时的殷寿实在是一个寂寞孤独的人，那时他还更加年轻气盛，被笼罩在父兄的阴影之下，野望早已在他的心中生根发芽，却无人可以诉说，无人可以倾吐。所有的人都会反对他，每个人都在告诉他这王族血统的规则，他要尊敬自己的兄长，侍奉自己的父亲，敬遵祖宗的规矩，天地人伦，君臣父子，社稷礼教，只要他表现出一点的不驯就会立刻迎来谴责和惩罚，不忠不孝，不仁不善，不矜不恭……

可他的父兄又是怎么对待他的？那个愚蠢的兄长处处不如他就只会嫉妒他，可他的父亲却永远偏向兄长！殷寿做得越好，他们就越忌惮；他赢得越多，他们就越是在打压他，将他的功劳分享！凭什么？就凭他们一出生就可以把他踩在脚下吗！

殷寿曾经也有过孺慕之心，手足之情，可换来的不过是一次又一次冷待，是他们一次次浇凉他满腔的热血，只留下数不清的刀子和伤口。他明明比他们都要强！凭什么他不可以成王！可他所有的野心天然的就是罪孽，只能在他独自一人的心中燃烧疯长，无处释放，不甘屈辱却无法诉诸于口，压抑得快要把他逼疯，他日复一日地沉默着仰望站在他头顶的父兄，跪地承受着那快要压断他脊梁的祖宗礼法，时刻想要拔剑冲上去将他们都一一斩杀！挺直脊背站在最高的王座之上！

这个时候殷郊出生了，他抱在怀里的这个稚嫩弱小的生命，他的希望，油然而生。

这是他的儿子，完全地属于他。专属于他独属于他的力量延续，他力量的补足。

他要亲自培养他，教育他，引导他。他是他的！他会成为他的力量！

姜氏对此尚且一无所知，只是由衷地和丈夫分享喜悦，为自己新生的子嗣欢愉，这是她和丈夫之间最为牢靠的纽带，最为稳固的同盟。殷寿知道她会第一个反对他。他的妻子最是清高，端方庄严，时时劝诫要他忠孝恭顺，谨言慎行，心心念念维护着她的规矩地位，绝无可能拖她的父族下水。

在妲己之前，唯有殷郊。殷郊承载了殷寿所有的期望，寄托着他所有秘而不宣，鲜为人知的野心。他连年征战，见殷郊的次数屈指可数，幼小的婴孩不觉间已成长为及他腿的的孩童，但他满眼的孺慕渴恋却越发浓厚，几乎要黏在他的身上，蠢蠢欲动想要扑上来抱住他的身体，永远地朝向他的方向，每每呼唤着父亲奔向他……殷寿总是慷慨地允许他，展开怀抱，接纳小小的殷郊所有的渴求盼望。当他听闻殷郊在朝歌的荒唐之举，殷寿再难自制，喜不自胜！他的儿子！哈哈哈哈哈哈！他想要他！他完全地属于他！他是那么地需要

他的父亲，哪怕他被养在他的母亲身边，他却仍是一步不止地奔向他。于是他满足了他，把他带走。姜氏满心担忧他又怎么会不明白？但朝歌已经没了殷郊的立足之地，他将从战场上回来，鲜血会把他浇灌成强壮的战士，他会成为他的刀！他要把他挥向这座朝歌城，最大的牢笼，最虚伪的假象，他会来拿回他的一切！被夺走的一切！

他的父亲不是依靠他的儿子为他冲杀吗？殷寿也可以，他也有了自己的子嗣！但他会做得比他的父亲更好！他不会那么虚伪偏心，殷郊会是他唯一的儿子，他唯一需要的儿子。有了质子们，他就更不需要再多的儿子了。他们既可以成为他的助力，又不会成为他的威胁。

从此，他把殷郊带在身边，形影不离。他看着殷郊一天一天长大，越来越高，越来越强壮。他一点一点亲自教导，精心培养，看着殷郊在他的棍子鞭子刀枪斧钺之下摸爬滚打，头破血流也不肯服输；看着他从干净稚嫩的孩童蜕变成浑身泥泞的小兽，在刀兵血腥之中撕咬，在沙场刀箭的浇淋之下，他成长得果然如刀刃一般坚韧。他是他手下最强大的战士，最和他心意的战士。他看着他一步一步走向他期望的方向，一点一点长成他想要的样子，莽直勇武，充满野性又对他绝对的信任与忠诚，他会毫不质疑地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为了得到他的夸赞拼命努力，为了保护他的父亲豁出性命，为了达成他的愿望不畏艰险，一声令下，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冲向他所指的方向，夺来他要的一切交给他。任何东西。他们都是。

殷寿，他可以是任何人，只要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他可以成为任何人。只要他还需要他，需要他们，他就可以一直是。他是英明神武的大将军，战无不胜的大英雄，公正严厉的主帅，治军有道，赏罚分明。殷郊犯了错，他一视同仁地惩罚他；殷郊打了胜仗做得好，他一样地奖励他。他在殷郊眼中越来越高伟大岸，他让殷郊越来越仰慕崇拜他。他是殷郊最慈爱宽和的父亲，殷郊受了伤，他亲自给殷郊包扎；殷郊无伤大雅的莽撞冒犯，他总是宽恕他。他从不吝惜自己的温情，小小的甜头，小小的骨头。他会抱着殷郊，包容他，关怀他，他父亲没有给他的，他都愿意给他，他的儿子，他唯一的骨血。他对殷郊总是宽容的，甚至有意放纵。当他发现殷郊心底那胆大包天的野望时，他简直乐不可支，心中畅快无比，愉悦至极。胆大妄为，罔顾人伦的小畜生，不愧是他的儿子，他需要的儿子，他想要的儿子！人伦礼教算什么，他们绝不会被驯服！这世上只容得下强大的野兽，羔羊只会遭受屠戮。很好！很好！他更加喜爱他，更加满意他，于是他大发慈悲地满足了他的儿子，赏赐给他他想要的。他看着殷郊眼中迸出的光彩，浓烈的爱意快把那孩子淹没；他感受到了殷郊身体的兴奋紧致，他身体里的颤抖蠕动；他在殷郊的身体里感到自己的力量正在无穷地延伸，殷郊的血沸腾着奔涌向他，他一整个人都在奔向他，融合成他的力量！这个带着他满心盼愿出生的孩子，他付出了所有的心血调教培养的孩子，他精心打造的属于自己的刀，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军队。哪怕殷郊懵懵懂懂，一无所知，但殷寿只要看到殷郊，他就看到自己的一切！都在他的手里！他看到自己的离那里越来越近，朝歌！他会回来！他会带着自己最锋利的刀回来！夺回他的一切！

他知道殷郊想要什么，但他不会轻易给他。之后殷寿依旧随意地召唤奴隶或者战士，他看到殷郊在营帐之外徘徊，双眼落寞，耷拉着脑袋远去；他从不阻止殷郊和他人的亲密，他知道殷郊在外面是怎么跟那些质子厮混的，跟他的兄弟们，有时殷寿听到营帐外传来殷郊越来越放肆的低吼声，简直像是刻意示威。在那掺杂苦意的欢愉之声里，殷寿揽紧身下陌生的躯体，快意地把自己满满地填入其中，掐着手下的脖子享受地缓缓进出，心情饱满地耕耘，就像他曾经挺进殷郊的身体一样，濡湿温热，紧致颤抖。他知道他正在完全占有这个儿子，他的儿子用整个身体容纳他的欲望，承受他的野望，让殷寿在其中无限地膨胀，连殷郊那刚生长出的属于自己的野心部分，都完全塑造成他的形状。他的每一个部分都在完全属于他，所有的情感所有的爱，所有的生命，所有的力量。他越是占有他的儿子，他就越发的有力量。现在，殷郊完全地落在他的手里，他再也逃不出他的掌心。

他甚至开始刻意地召唤那些质子，然后饶有兴致地看着殷郊之后怎么去抓着他们滚到一起。下一次，殷郊就会更加努力，更加拼命，赢取他的奖励，他的赏赐。他应该明白，他是他的父亲，他的主人。锁链握在他的手里，随时被他收紧，不让他满足，又不让他逃走。他把他拴在自己的身边，让他只能在他划定的区域里逡巡，捡拾骨头。

他有时候的确很残忍。殷郊越爱他，他就越忍不住伤害殷郊；殷郊的身体里装载了他的力量，他就得掠夺他，将之夺回。最后他还要杀死他，拽着锁链把他拖到这刑台之上。殷寿感到一种本能在驱使他，他必须要杀死他的儿子，否则他就会杀死自己。哪怕他是那么地

熟悉他的儿子，完全地把控了他。把他握在手里，把他抱在怀里，把他压在身下。小小的警示却悬在心间，刀剑无眼，自会伤人。

登极基大典上，是他有意放纵的莽直把他架在了火上，他不敢再让殷郊留在身边。殷郊仗剑夜闯将他惊醒，殷寿勃然大怒！他愤怒自己竟会如此虚弱，夜不能寐！他越看到殷郊依旧年轻强壮的身体，他就越感到自己开始由盛转衰。他曾经得意的力量的延伸，现在却成了他的流失。苏护这样的莽夫居然也可以伤到他，如果不是姬发的一箭他几乎命悬一线。他征战沙场，濒临生死不计其数，等他坐上这心心念念的王位他居然会开始后怕，当他再次看向台阶下的殷郊时他不可抑制地想起曾经站在那个位置的自己，他不由得开始想象殷郊是否也会悄然生出和他同样的想法？他不敢完全相信殷郊，他自认对殷郊已经够好了，他把他捧在手里，抱在怀里，他是他唯一的儿子，亲生的儿子！但他更不相信的是自己，他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他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这一切不过是场必要的长久的欺骗。他怎么对待了他的父亲，他的儿子也会怎么对待他。姬昌的话阴魂不散，殷郊，他曾经需要他，需要他的力量，但现在他有了白狐，他再也不需要这个儿子了。在他能杀死他之前，他得先杀了他。

擂鼓镇镇，天色黯淡。乌云密布，天地变色。

这天终于露出了它狰狞的面目。

"臣之侍君，如仰日月。子之侍父，如敬昊天。弑君杀父，大逆不道……"

审判之声回荡在刑场上空，在殷寿听来如此悦耳。

殷郊的罪？他的罪？有什么分别？父子本为一体，他的罪经由他的血也都流到他儿子的身体里，就让他儿子偿还。

不是要他死于血亲之手吗？现在，还有谁能杀他？

他就要杀了他的儿子！从今天起他就是唯一的王！永远的王！再没有谁能杀了他！

他就要破除自己的诅咒！他就在这刑台之上让它看看！

不是要审判他？谴责他吗？

可它为什么不审判他的父兄！看看他们做了什么！

他不过是反抗不公！

父兄不公，他就弑父杀兄！祖宗不公，他就烧了宗庙！

天道不公，他就要反了天！

人岂能不为己？瞧啊，姬发不就为了这王位把姬昌的头带来了吗？

姬昌老匹夫，我们到底是谁死于血亲之手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殷寿！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殷郊跪在刑台之上用尽全身的力气嘶吼，咬牙切齿！他被锁链捆束拉扯，囿于这方寸之地，挣脱不得！身体疼痛折磨着他，浑身流毒都涌向满心满眼看着的父亲！他破灭的爱！只余下恨！他胸中心跳狂躁不已，像要跳出他的喉咙奔向他的父亲！

他恨他！他恨！恨！恨！他要杀了他！杀了他！

哈哈哈哈哈哈！好啊，好啊，无论生死，他都不能逃离他！

殷寿只感到欢欣更盛，痛快至极！不愧是他的儿子！桀骜难驯，身处绝境依旧野性不改，挣扎咆哮不肯低头！他沉浸在这天地间即将上演的父子相残的惨剧，他亲手铸就他儿子的刑台！

现在，他可以全心全意地爱他了。

"行刑！"

宠爱

Chapter Summary

《刑台》番外：老父亲殷寿的宠儿日常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骑马

小时候的殷郊一见到父亲就冲上去要父亲抱他，然后在父亲怀里求着父亲带他骑马。殷郊从小就喜欢骑马，每每看见父亲威武地骑在马上他都仰慕极了！可他还太小了，不能骑马。母亲在后面追上来想把他抱走，让他的父亲好好休息。殷寿却总是笑着把他抱起来又上了马，他浑身风尘仆仆却是殷郊最喜欢的风沙的味道。父亲的味道。父亲骑着大马带着他驰骋在朝歌城里城外，那是殷郊幼时最开心的时光。

离开朝歌那一天，殷寿也把殷郊抱在马上。殷郊坐在父亲的身前，被父亲圈在怀抱里看着前方辽阔的原野，倾听着身后千军万马奔腾之声，内心难以自抑的激动！等他可以自己骑着马回来的时候，他也要成为像父亲一样的大英雄！

他抬头望向父亲在日光下的剪影，殷寿低头笑了笑，然后抬头目光深远地望向遥远的地平线，马背摇晃，身后是越来越远的朝歌城，他们会回来的，回来拿回他的一切。

那是殷郊最后一次坐父亲的马。回到朝歌那一天，殷郊骑在马上看着父亲前方高大威武的身影，和远处巍峨雄伟的城门，心中满是自豪，他回来了！朝歌！他成为了英雄！

兄弟

质子团来的时候，殷寿把殷郊带到他们面前对他说："从今天起，他们都是我的儿子，你的兄弟。"

殷郊看到眼前这些年纪参差不齐的少年们，脑海里窜出第一个念头是：父亲威武！一下子就有了几百个儿子！然后他兴奋不已地想，他终于有兄弟了！

因为莽撞的个性和尴尬的处境，殷郊同朝歌城里王公贵族的孩子相处得并不好。何况后来他还被送进了宗庙里，里面全是祭司，死气沉沉，根本没有一个玩伴。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年纪相仿的伙伴，虽然他们大都看起来都蔫蔫儿的不是很活泼，只有姬发虎头虎脑，精力四射，看起来就机灵。他第一次见到了表兄姜文焕，看谁都不顺眼的崇应彪，拘谨柔善的鄂顺。这些才是他真正的朋友，他下定决心要当老大！

但第一天他们就打了架。姬发豪气地说自己来这儿是要当大英雄，殷郊正高兴地准备应和，崇应彪挥着拳头就上来了。殷郊想要劝架，结果劝不动，火气上来就要以战止战，在朝歌就没人打得过他！于是小小的打架发展成了群殴，闹到了殷寿面前。

殷寿看着鼻青脸肿的一堆孩子沉默得有些深沉，他本就身带煞气，不怒自威，质子们面对他时都两股战战，惊恐不已。只有殷郊跪在前面梗着脖子说是自己开始打的人，请父亲惩罚。于是殷寿以殷郊知法犯法罚了殷郊二十鞭，余下质子们各十鞭，并且给他们立下规矩不可再犯。

其实殷寿对于手下不轻不重的打架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触犯军规不闹到他面前他都由得他们去。他们第一天来，他也没打算仔细追究。但殷郊出头他乐见其成，他需要殷郊做质子们的领头人，不过这要靠殷郊自己去做，他不能轻易插手。他只是去看望受完罚的殷郊给他带去伤药，并且亲自给他上了药。之后殷郊就活蹦乱跳地带着伤给各个营帐

的质子们也带去了伤药，自此以后殷郊果然和质子们越发亲近，打成一片。质子犯错只有殷郊敢求情，哪怕再害怕殷郊也还是会挺身在前罩着他们。等他赢得了鬼侯剑，他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大。殷寿看着殷郊带着他们越来越凝聚，军中环境简单，没有阴谋诡计，纷纷扰扰，他们的心思都很纯良，情谊浓厚，这样最好。他们就是他最好的刀，只会杀人，只用杀人。

炙肉

殷郊和质子们外出打猎，他打中了一头鹿，这是他打中的第一只大型猎物。殷郊回到营地就兴冲冲地扛着鹿冲到殷寿面前说要亲手给父亲炙肉吃！殷寿原本欣喜的脸上犹豫了一下，又不动声色地允准了他的孝心。

等到晚上殷郊有些心虚地端来一盘边缘焦黑内里还带着血丝的鹿肉来，他的确不会炙肉，姬发说帮他，但殷郊想要亲力亲为所以拒绝了。他诚心诚意地烤了一整头鹿，被崇应彪他们吐槽快成烤碳了，但已经在父亲面前夸下海口了，殷郊只能割了最嫩的一块硬着头皮呈给父亲。

殷寿面色沉稳地拿刀切肉吃，每一口都吃得缓慢细心。其实干得咬不动，而且没有味道。但行军在外他连更糟糕的东西都吃过，何况这小小的鹿肉。殷寿在殷郊期待的眼神吃完了鹿肉，殷郊眼中果然闪亮更盛。连质子们听闻了这件事都对殷寿崇拜更深了！

殷寿表示，嗯，赢麻了。

Chapter End Notes

后记：写完发现其实也没多宠，殷寿的宠爱都是有算计的，但这也的确是他能做到的最多了。我一直觉得殷郊独子的设定其实挺不可思议的，他弟弟殷洪都是封神后来加的私设，毕竟这可是封建社会而且还是王族啊。更有可能的是殷郊是唯一的嫡子，或者其余的孩子不被承认，在文里我就私心设定为殷寿的自我补偿和忌惮。儿子越多是助力，但同时也是潜在威胁。所以他找到了质子们作为替代品，儿子就只需要殷郊了。

电影里姬发有点啥殷郊就会立刻在帮他给父亲求情，虽说这是他和姬发情谊浓厚，其实也是因为在殷寿面前始终是有点特权的，殷寿不会直接说，但他的行为的确给了殷郊有恃无恐的底气啊。

正篇写得有点压抑，准备开一条白狐附身殷郊的if线，想搞点轻松的东西啊～

End Notes

后记：

*"天地一刑台"以为是李贺哪首诗来着，感觉和"来煎人寿"一句很搭，但没找到。总之意思就是人人来到世间都是为了赴一场迟早到来的极刑，天地不过是我们的断头台。用在这里非常合适。

本来想要把质子也写进这章，但发现内容太多了确实难以表达，所以还是放在了下一章，这一章就专注在了殷氏父子身上。

以及写完这章真的很想把殷寿的照片给每一个狗狗看啊！狗狗们！记住这个人的脸！看到就要赶紧逃命啊！！！这是个坏主人！不要相信他啊！他会抛弃你们的！！！！

殷寿说到底根本就没能摆脱他的父亲，他杀了自己的父亲，却是为了继承自己的父亲。他给殷郊的只是他没能得到的，他自己想要的，想给的，而且随时可以收回来。他曾经强壮拼搏充满勇气，但父子的地位本身就会在时间中走向强弱之势的逆转。他曾经信任殷郊，其实就是信任自己。如今他不再敢信任殷郊，就是不再信任自己了。是殷寿放弃了殷郊，也是殷寿放弃了自己。殷寿铸造了自己的命运，他为他的儿子搭建刑台但正如他所说，父子是一体的，殷郊的刑台，又何尝不是他的呢？儿子的血会回流到他的身上，他迟早步入这同样的刑台，造就自己的结局。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